



同读一本书

听尽人间“三重音”

代安魁

1828年的一天,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巴黎圣母院北钟楼的暗角里,发现墙上刻着一个希腊单词:“命运”,这个单词触动了他的灵魂,激发了他的灵感,于是他写下了不朽之作《巴黎圣母院》。

190多年后,当代作家、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因为多年前从车载电台得知,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有十几位听漏工,每到夜深人静之际,他们就会手拿一根铁棒,趴在老旧的石库门地面上,聆听地下自来水管可能出现的漏水声,激发了创作灵感,于是写下了《听漏》一书,让听漏工担负起聆听历史和人间秘密的职责。

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鲜活的人物和他们所听到的“漏”。

——倾听民生,倾听责任的回响。曾听长的铁棒敲击地面时,发出的不仅是金属的清音,更是对民意的叩问。这位听漏工的每一次贴耳倾听,都在捕捉地下管网的“脉象”,更是对城市肌理的深度触摸。他以专业技能织密的民生安全网,让居民用水投诉率断崖式下降,这背后是将技术转化为民生福祉的智慧,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实践。那圈喷绘在地面上的白圈,恰似一面面责任的旗帜,指引着维修工人直抵症结。这种对细节的执着、对人民

需求的敏锐,正是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温度所在。

——聆听历史,聆听文明的低语。在青铜的锈迹与泥土的褶皱间,马跃之聆听着文明深处的回声。这位文物保护者的指尖在墓穴积水中探寻时,感知的不只是器物的形状,更是先辈的生活温度与精神密码。那些断片的陶罐、锈蚀的青铜器,在他的修复下重新拼凑出历史的全貌,宛如被唤醒的沉睡记忆。当青铜重器、九鼎七簋沦为利益交换的筹码,马跃之的急切更显深重。文物的每一道裂痕都是文明断裂的隐喻,而修复的每一步都是缝合历史的针脚。他用秘方清除锈迹,亦用赤诚守护着民族文化的根脉,让祖先的智慧在当代重新焕发生机。

——审视正义,聆听良知的叩击。案件的漏洞如同暗夜中的微光,梅玉昂以法律人的职业敏感捕捉着真相的蛛丝马迹。在证据的迷宫中,她用逻辑的罗盘校准正义的方向;在疑点的荆棘里,她以良知的镰刀开辟出通往真相的路径。那些被纠正的错案,何尝不是司法系统自我修复的生动证明?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正义的实现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需要像梅玉昂这样的守护者,以工匠精神打磨每一个细节,以职业信仰捍卫公平的天平。当法理与人情在案件中碰撞,她用行动诠释了法律人应有的担当。

青铜迷局里的文明叩问

王自民

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听漏》,通过青铜重器“九鼎七簋”的考古谜题,构建了一个融合历史、悬疑与人性的多层次叙事,解密千年历史的波谲云诡,叩问烟火人间的爱恨沧桑。

20世纪60年代,青铜重器“九鼎七簋”出土,按照礼制制度,天子九鼎,应该是八簋,为何缺一簋?这一直是考古学界的未解之谜。发誓不再碰青铜器的专家马跃之,因为一封甲骨文写就的预警信,重回青铜器研究现场主持“九鼎七簋”课题组。当他恪守纯正的研究之道时,发现人心神秘,远胜器物;有人视“九鼎七簋”为进身之阶,有人借职务之便私藏文物,有人以文物设局窥测命运,而他自己,似乎也只是一个惊天之局里的一颗棋子,随着身怀听漏绝技的听漏工的出现,谜团渐渐揭开……

小说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小说以缺失一簋为引子,探讨西周礼制对中华文明赓续的意义,“残缺的九鼎七簋”象征礼制规范,而礼制是文明传承的“关键”。通过考古谜题,作者反思历史断层与文化延续的深层关联。其二,“听漏”的隐喻扩展。小说书名源自听漏工这一神秘职业,其职能从检测管道漏水,升华为“聆听历史之漏、生活之漏”,暗喻对未被记录的历史真相与人性隐秘的挖掘。其三,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小说以楚学院为背景,通过马跃之等人物对青铜器的执着与避讳,展现当代知识分子在文化认同与伦

理困境中的精神探索,以及重塑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价值。其四,叙事形式与跨界融合。作品吸收悬疑小说、爱情故事等通俗元素,以“考古小说”的外壳包裹对人性的揭露,实现了文学性与思想性的统一。

《听漏》通过对青铜重器的研究,以及考古过程的详尽描述,探讨了历史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书中提到“以考古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完善人的精神生活,就与挖出来的破铜烂铁没有太大的区别”,强调了历史人物对于人类精神层面的重要性,以及人类对历史文化应有的敬畏和传承态度。

刘醒龙的文字细腻而有力,能够引领读者身临其境。他在描写人物、场景和情感时,运用了丰富的细节和生动的比喻,使小说具有可读性和感染力。他对听漏工工作场景的描写,以及对青铜器的细致刻画,让读者仿佛能看到、触到那些事物。而穿插在其中的幽默和调侃,使小说在严肃的主题下,增添了一些轻松和趣味。

这部作品结构复杂,初读如坠迷官,但静下心来便能感受到其清晰的脉络和独特魅力。书中有多条主线相互交织,听漏工曾听长“听民生之漏”、楚学院专家马跃之“听历史之漏”、纪委干部梅玉昂“听政治之漏”,这些内容看似独立,但又相互关联,共同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使小说充满了悬念和张力,不到最后一刻,很难猜出谜底。

微言感悟

●《听漏》的故事情节非常精彩,有门卫师傅靠着自己的用心和执着得到了楚学院三任领导墨宝的故事,有项目经理老邓用看似笨拙而实则绝妙的办法,把事先准备好的青铜珍宝从地下“挖”出送人的故事,有陆少林费尽心机把上等玉佛制成老冰棒藏在冰箱里的故事,有从小失散的双胞胎兄妹在办案中相遇的故事,也有盗墓贼和考古专家“躲猫猫”的故事……(永年)

●《听漏》不仅是一部讲述“听漏”故事的小说,更是一部充满启示的作品。从曾听长的民生关注中,我们听到了责任与担

当;从马跃之的文物保护中,我们听到了对历史的敬畏与传承;从梅玉昂的公正办案中,我们听到了正义与良知。这些故事让我们明白,生活中的“漏”无处不在,但只要我们用心去发现、去填补,就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穆梅)

●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考古人的艰辛与执着,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以及在权力和欲望面前的迷茫和挣扎。作者在讲故事的同时,还科普了很多文物和考古的知识,对于人物内心的刻画细腻又不失幽默。(晚棠)

在苦难的土壤中绽放

——读史铁生《夏天的玫瑰》

黄小依

《夏天的玫瑰》这部作品集,汇聚了史铁生极具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从《命若琴弦》的苍凉,到《奶奶的星星》的温情;从《老屋小记》的平实,到《死国幻记》的玄思,它宛如一束穿越时光却依旧散发着灵性芬芳的玫瑰,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灵魂,如何用残缺的身体诠释出最为健全丰满的生命感悟。

史铁生的写作,首先是一场对生命困境的真诚凝视与深刻超越。在《夏天的玫瑰》中,那位售卖小风车的残疾老人,每日拄着木拐穿梭于城乡之间,假腿与钢箍成为他无法摆脱的肉身印记。当他用衣袖轻轻擦拭铜牛身上的雨水,当他在灯下用红绿电光纸精心折叠风车,这些细微之处,隐藏着一个残疾者与生活顽强搏斗的无声史诗。

史铁生将自身病痛体验转化为文学通感。他21岁瘫痪,后又患上尿毒症,常年与透析相伴,手上的血管“被针扎成粗大而扭曲的蚯蚓状”。然而,小

说中的老人凝视那只象征力量与自由的青铜公牛时,眼中燃起的是超越肉体局限的生命火焰:“牛身上每一块绷紧的肌肉都流露出勃勃的生气和力量,每一条涨鼓的血管都充满了固执和自信。”这种从深渊中升腾而起的生命力,正是史铁生作品最能震撼人心的精神底色。

在史铁生的文学世界里,那些被命运抛至边缘境地的平凡生命,始终散发着不可磨灭的人性光辉。《老屋小记》里聚集在破败院落中的小人物,各自怀揣着卑微却从未熄灭的梦想;《奶奶的星星》中,祖母讲述的神话成为照亮孙儿精神世界的永恒星光:“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烛光”;《命若琴弦》中的盲眼说书人,将生存的意义寄托于琴弦断裂的瞬间,在虚无之中创造出生存的勇气。史铁生笔下的角色没有英雄的光环,却在日常的坚韧中展现出生命

的庄严。最能体现史铁生思想深度的,是他对生命伦理的尖锐叩问。《来到人间》和《夏天的玫瑰》中,关于残疾婴儿是否应该出生的情节,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伦理困境。当新生儿被判断有“95%的可能要成为残废”时,他痛苦地质问:“干吗非让一个注定要倒霉的人到这世界上来不可呢?”这种源自自身创伤的发问,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判断,直指生命本质的悖论:人道究竟是保全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还是保障一个有尊严的存在?史铁生没有轻易给出答案,而是通过文学场景,迫使读者直面这个“对比太悬殊的赌博”。

史铁生的叙述艺术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独树一帜。他将哲思与诗性完美融合,在《夏天的玫瑰》中,雨伞下转动的小风车成为命运的隐喻,布满伤痕的铜牛化作生命韧性的图腾,反复出现的玫瑰歌谣编织成命运的复调。这些意象看似平实,实则深邃,正如评论所说:

“一幅用笔清淡的素描,却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他的语言风格多变,既可以是《命若琴弦》开篇那种沉郁苍劲的“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也可以是《奶奶的星星》中“揣摩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这般童真细腻的笔触。这种灵动多样的笔法,使他的作品既具备思想的重量,又不失艺术的灵动。

合上这本饱含生命体验的作品集,仿佛能看见史铁生依旧坐在轮椅上沉思的身影。他用无法行走的双腿丈量灵魂的深度,以终身病痛为代价,换取对生命最透彻的领悟。书中那些在重压之下依然绽放的人物,恰似夏天最后的玫瑰,在孤独中绽放出超越时代的生命诗篇。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艰难前行时,依然需要聆听那个卖风车的老人、盲眼的琴师和讲述星星故事的奶奶的声音:他们让我们相信,纵使踏着荆棘,也不会感到痛苦;即便有泪可流,也不会觉得悲凉。



书评

中国联通 5G 联通宽带又好又快



书单

《北京纪胜》

作者:[英]裴丽珠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维多利亚式优雅文笔与东方文化在此相遇。裴丽珠在将近一百年前深入北京胡同,与老百姓互动,深入体会了历史和现实给中国社会留下的烙印,交织起历史与个人见闻。《北京纪胜》在西方有关北京的著述中享有盛誉,外语界曾称其是“关于北京最全面的著作”,涵盖了北京的紫禁城、景山、天坛、先农坛、圆明园、颐和园、玉泉山、长城等著名地标。

《古典的别择》

作者:张巍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些哲人、学者、文人对古典的别择。他们不愿亦步亦趋跟从正统的古典学术,却对古典精神情有独钟,独辟蹊径寻索真正的古典精神。无论提倡“语文学向哲学的转化”来反对历史语文学的尼采,汲引古希腊的诗性精神展开不同于传统的“中西化合”的王国维,还是借助古希腊神话和神话思维扩展“杂学”的周作人,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别择。

《永远在一起》

作者:[智利]保拉·比利亚雷亚尔·希尔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这是一本适合全家一起看的双语绘本。大象的家庭观念极强,在大象的世界里,年长的大象会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幼象,帮助它们适应环境和应对生存挑战。插画家巧妙地利用大象与人类在这方面的相似性,运用柔和温暖的色彩,简单而富有深意和诗意的画面呈现,传达出祖孙之间特有的情感牵绊。大象和奶奶之间的互动,让孩子懂得爱的传承。

(综合)

《瓠家花园》:

与沧桑交织的平民史诗

袁枚

南京老城南的斜阳穿过百年梧桐树影,斑驳地洒在青砖墙面上,叶兆言的长篇小说《瓠家花园》就在这样的光影交错中展开,将一座宅院的兴衰与三代人的命运编织成一部中国式的平民史诗。

小说以1954年到2017年的十二组时间切片,拼贴出几十年的平民生活画卷。叶兆言避开了宏大叙事的喧嚣,将镜头对准了瓠家花园里的“芸芸众生”:没落的家子弟魏民有、清高的费教授、坚韧的李择佳、疯癫的江慕莲,还有像阿甘一样“笨拙”的魏天井。这些人如同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鹅卵石,各自折射着时代的波光。

作者采用了“散点透视”的叙事策略,12章对应12个年份,每个章节都以一个生活场景为圆心向外辐射。这种结构让小说既保持了历史的纵深感,又充满了生活的质感。就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描述的差序格局,瓠家花园里的人际关系在时代变迁中不断重组,却始终维系着某种微妙的平衡。

在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叙事中,叶兆言悄然埋下了时代变革的密码。当蝴蝶牌缝纫机在1954年成为定情信物,又在2017年成为拆迁补偿的凭证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物质载体的变迁,更是一代人精神世界的蜕变。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智慧,让《瓠家花园》成为一部“微观版的中国当代史”。

叶兆言笔下的人物如同南京云锦般色彩斑斓,每个角色都在时代的棱镜中折射出独特的人性光芒。魏天井这个“阿甘式”的人物,以其近乎笨拙的真诚,在时代的洪流中始终保持内心的澄明。

女性角色的塑造尤其值得称道。李择佳在命运的漩涡中展现出的坚韧,江慕莲在疯癫中保持的清醒,阿四在世俗眼光下坚守的爱情,这些形象共同构成了中国女性的精神谱系。正如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强调的,叶兆言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始终贯穿着对人性本真的探寻。

小说中最具哲学意味的,是对“幸福”的重新定义。当多数人在时代浪潮中追逐功利禄时,魏天井却在简单的守护中找到了生命的真

谛。这种反世俗的价值取向,让人想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也呼应了米兰·昆德拉对“慢生活”的诗意诠释。

叶兆言的写作始终秉持着“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隐忍克制中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张力。当写到阿四被迫堕胎的场景时,作者没有渲染撕心裂肺的哭喊,而是用“缝纫机突然卡线”的细节来暗示命运的转折。这种“留白”艺术,与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异曲同工,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小说的语言风格如同秦淮河的水,表面波澜不惊,内里却暗流涌动。重复叠沓的句式恰似吴侬软语的韵律,每一次重复都是情感的层层递进。这种语言特质让人联想到汪曾祺的“水一般的文字”,在平淡中见真章。

在历史书写与文学虚构的平衡中,叶兆言展现出高超的叙事智慧,他将真实发生的人和事进行“陌生化”处理,既保持了历史的质感,又赋予了文学应有的想象空间。这种创作理念,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不谋而合。

《瓠家花园》不仅是一部记录时代变迁的文学档案,更是一曲献给平凡生命的赞歌。当我们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看到自己的影子时,那些曾经以为微不足道的伤痛与喜悦,都获得了永恒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言:“文学也许很简单,但一定要有痛,一定要有善。”这种对生命本真的坚守,正是《瓠家花园》最动人的力量。

